

中韩“10+10”出版人会议互动交流少儿出版经验

● 本版关注

商报讯 9月1日,由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和大韩出版文化协会举办的中韩“10+10”出版人会议在新国展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主要是中韩两国的少儿出版机构的版权经理,近20家中韩少儿出版社在现场进行了面对面的自由交流。其中,来自中国的9家出版单位包括中少总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接力出版社、海豚出版社、四川少儿社、辽宁少儿社、湖南少儿社、北京师范大学社等;来自韩国的7家少儿出版机构有熊津、春在教育、汉松教育、艺林堂、天才教育、红粉海豚等。

会议的首位发言人是中少总社版权经理韩笑,她对中少总社做了简单的介绍,并同时向在会的同行们介

绍了该社的《中国原创图画书》等重点图书。作为中国最大的专业出版少儿图书的出版机构,中少总社每年出版新书1500种左右,作为历史最长的少儿出版机构,中少总社的版权业务如今已是引进与输出双丰收。韩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此之前,中少总社与韩国的出版社就有版权交易,其中既有版权输出也有版权引进。输出的有“名家名师伴你读名著”系列等,且该书在韩国的销量很不错;引进的有《和福尔摩斯一起探案》(2册)、《“我长大了”儿童情感启蒙故事》以及“木槿花”系列的《恩实啊,别害怕》、《纸饭》、《鼻孔里的秘密》,其中《恩实啊,别害怕》是韩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善美的作品,以上图书在国内的市场表现都不错。通过现场的热烈讨论可以看出,韩国出版界对引进中国图书,进行中韩版权贸易有很大的兴趣,且其主要兴趣点在我们的绘本类、传统文化以及科普类。

(张倩)

以“何为让读者感动的翻译”为主题并作为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主宾国韩国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的“2012亚洲翻译家论坛:文化翻译与韩流”8月31日在北京举办,该论坛由韩国文学翻译院和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来自中韩的作家、翻译家、学者等100余人出席了论坛交流活动。

中韩两国建交20年来,文化交流丝毫不逊于经贸合作,从政府到民间进行得如火如荼,从而有了“韩流”、“汉风”之说,但和两国的经贸合作一样,中国对韩文化交流存在巨大“赤字”,作为大众文化的“韩流”在中国产生的效应远远大于“汉

风”对韩国的影响。谈起举办该论坛的“初衷”,韩国文学翻译院院长金圣坤在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文学不同于K-Pop(韩国流行音乐),没有企划系统,而韩国文学翻译院就扮演将韩国作家推向世界的企划公司的角色。金圣坤在翻译院主页上称,“仅凭大众文化传媒电视剧和融合西方文化的K-Pop已经难以传播韩国文化,现在到了用高水平的韩国文学向世界传播韩国文化独特性的时候了”。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则指出,中韩建交以来,我国的韩语教育突飞猛进,但是,高水平韩国语人才匮乏的局面依然突出,尤其是从事文学翻译的高端人才更为奇缺。

学者在“2012亚洲翻译家论坛:文化翻译与韩流”上坦言 让读者感动的是作品不是翻译

■ 商报记者 潘启雯



翻译者们曾被称为“叛逆者/叛徒”

众所周知,文学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对人生丰富多彩的描写和刻画来反思人类生活及生命的真谛。同时,可以说文学还是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社会、历史以及精神的最佳、最重要的社会文件和文化文本。换言之,文学应该是最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他国生活和文化的媒介。因此,翻译家们通过对他国优秀文学的精彩翻译而在两种文化中间搭建沟通之桥,其作用自然是相当重要的。

金圣坤用幽默的语言指出,曾几何时,翻译者们曾被称为“叛逆者/叛徒”。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翻译者已然成为了“文化中介者”。“因为在文化冲突不断、文化矛盾频发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承担着在两种文化之间搭建理解与交流之桥梁的重任。其实,文化方面的冲突和矛盾不仅仅是在东、西方,就是在同一亚洲各国之间也会发生。在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能够调节国与国之间不必要的误会及冲突的,正是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

聊到翻译者的时代使命,金圣坤更是感慨万千:“我父亲曾在韩国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战争)任口头及书面翻译,他经常对我说‘在发生混乱和冲突的时候,没有比精确的翻译更为重要的了’。当然,混乱和冲突的局面已经结束,现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各国文化之间越境而邂逅、邂逅并交流的时代。尽管如此,在今天翻译与翻译家的使命依然、甚至更加重要。”

盛极一时的韩流 对韩国纯文学有所伤害

“从流行音乐、电影到网游、电视剧,韩流曾经席卷亚洲,但韩国现在很少提‘韩流’了,韩流过后,韩国提出了打造亚洲文化的概念。”自从1997年韩国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以来,学者向勇先后近十次到韩国访学,据他介绍,韩国政府目前最大的文化工程是要在光

州建立一个亚洲文化殿堂,工程时间是从2004年到2023年。这个大型文化产业是韩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化项目,其规划是想成为亚洲某些原初文化的发祥地、各国文化的展示地、新兴文化的诞生地。而在过去的10年里,翻译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是文化。翻译虽然是语言的转换,但它与文化因素息息相关。

在谈及韩流对于韩国纯文学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时,几个受访者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学院派知识分子韩梅认为更多是良性效果,因为先是知道表面,才有深入内在的好奇心。“归根到底,如何使归化和异化翻译保持一个恰当的比例,最大限度地让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受到同样的感动,取决于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期待视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读者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越来越强,期待越来越高,为了翻译出具有感染力的佳作,译者需要不断对翻译策略作出调整。”

专职韩文译者薛舟认为,很多时候他会想得激烈,觉得盛极一时的韩流对韩国纯文学有所伤害。因为“它在促成一种成见,即韩国文化就是一些肤浅的,流行的东西”。韩国的知名汉学家、韩国文学翻译院理事朴宰雨认为,这个过程可能会造成误解,把韩国的大众文化当成文化全部,从而伤及精英文化。

薛舟、徐丽红、韩梅、尹海燕……在为数不多的韩国纯文学译作中,薛舟和徐丽红是两个常见的名字,他们同是韩语科班出身,是一对志同道合从事翻译的夫妻。他们翻译的第一本韩国小说是“韩国当代小说”丛书中的《钟声》(申京淑著),当时看了里面的两个中篇小说《钟声》和《月光之水》,深受震撼,立刻就对韩国文学刮目相看,因为大学教科书里选的韩国文学作品相对比较滞后,很难对当代韩国文学有个正确的认识。

翻译家是一个很“亏本”的职业吗?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何为让读者感

动的翻译”。翻译果真是可以让读者感动的吗?

日本的学者波田野节子毫不避讳地指出:“翻译本身不可以让读者感动。能让读者感动的是作品,而不是翻译。翻译的角色不是‘创造’,而是‘转化’。因此翻译不是让读者感动的东西,而是‘把让读者感动的作品转化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行为’——这样的表达似乎更为合理些。”

波田野节子进一步指出,“让读者感动的作品”被翻译成为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原作所拥有的力量是否能够被充分发挥出来,这就取决于翻译的水平。即使是“让读者感动的作品”,也会因为翻译质量的低劣而无法发挥出自身本来的力量。“所谓‘好翻译’就是不妨碍原作所拥有的‘感动读者之力’的翻译。使读者可以与原作顺利接轨;让读者获得与原著‘亲密接触’的感觉;读者可以毫无障碍的、自然而然地沉醉到作品世界中去,与作品中登场的人物相互交感;掩卷沉思,那感动之情还完全地停留在心中久不逝去,这样的翻译才可谓‘好翻译’。相反,如果读者在读一部译作的过程中,不时地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读的作品是一个‘翻译产物’的话,那就不能称之为‘好翻译’了。那是夹在读者和作品之间妨碍两者相遇的一种翻译,是让本可以使读者感动的作品没能发挥出自身力量的翻译。”

“从这一点来看,所谓‘让读者感动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让读者无法感动的翻译’而已。因为人们只会把目光盯在‘坏翻译’上面,而不会盯在‘好翻译’上。‘好翻译’如同透明人一样,绝不将自己的面容示人,尽管它让读者与作者直接会面,但读者每每会忽略它的存在。但是,只要翻译没能成为透明人,反而让读者感觉到它自身的存在的话,立马会因为‘无法让读者感动的翻译’而受到指责。大家不觉得翻译家是一个很‘亏本’的职业吗?”波田野节子最后如此补充说。

延参法师的亲力和以及备受青年人追捧的“萌状”表现得栩栩如生。延参法师表示,创作该书,就是想在博人一笑的同时,又向读者传递正能量。

记者还了解到,《这个和尚有点萌》已经在亚马逊、当当网网站开始预售。延参法师曾出版图书《苦心菩提》、《问心集》、《水月集》、《念佛集》、《宽怀人生》等。多年来,他的书画收入多用于资助失学儿童和特困学生以及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潘启雯)

《这个和尚有点萌》延参法师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28.8元

(上接第9版)

中外作家交流 碰撞中传递文化与思想的光芒



冯俊科



徐坤



阎连科



金英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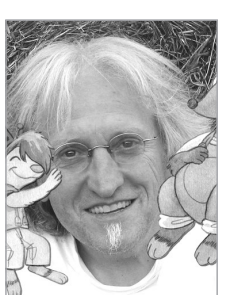
张之路



郑梨贤



李洱



马克·德·贝尔

“我很喜欢这种活动,我可以亲眼见证我喜爱的插图绘本的诞生过程,很有意思。”今年10岁就读于北京市光明小学三年级的董嘉翊告诉记者,趁着假期,老师特意组织他们来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参加活动,“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啦!去年老师组织我们参加的是荷兰主宾国的活动,这些活动都很意思,还让我们可以参与进来。”董嘉翊边忙着低头画画边对记者说道。据记者采访了解,今天来参加“瓦尔特·凡·雷克主持的工作坊”活动的孩子们均选拔自“中华小天使”活动,孩子们经常出国进行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

马克·德·贝尔:孩子的世界是一致的

9月1日,比利时驻华大使馆门前热闹异常,很多中国和外国家长带着孩子排队入馆。这并不是等待签证的家庭,这是新时代出版社携手比利时驻华大使馆在比利时著名“童话大王”、《精灵小鼠一家亲》的作者马克·德·贝尔访华之际所进行的“中比文化交流日”活动。

比利时驻华大使馆的新闻专员欧阳然告诉记者,马克·德·贝尔在比利时家喻户晓,他自己就是读马克·德·贝尔的童话长大的。马克·德·贝尔(生于1945年)曾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教师,他小时候从小树屋上面跌落,致使终身残疾。童年的经历为他带来了孩子们认识世界独特的视角,创作了很多家喻户晓、获奖无数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已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丹麦语、挪威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等多国语言出版,其中四部作品还被拍成了动画片。在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马克·德·贝尔先生携夫人参加了一系列中比文化交流活动。

8月30日,马克·德·贝尔先生在亚运村图书大厦里进行签售活动时,曾



著名儿童作家曹文轩与瑞典作家交换作品

有一位小读者买了12本《精灵小鼠一家亲》,并请求马克·德·贝尔在每本的扉页画12生肖的一种。比利时大使馆的欧阳然先生说“他永远不会拒绝任何一位小读者,他除了签名,还会给孩子们画他们最喜欢的东西”。“在比利时很多家庭都有后院,孩子们可以在后院建设自己的王国,而在中国情况却不同。虽然如此,但孩子的世界是一致的,喜欢户外探索是孩子的天性。”新时代出版社社长许西安出席8月29日比利时大使欢迎晚宴时,针对奈斯大使对他提出的“《精灵小鼠一家亲》市场反映如何”这个问题作出如是回答。马克·德·贝尔还对新时代出版社营销编辑王娜和策划编辑张辉透露了一个秘密,他将续写两只小老鼠莉莉和拉娜的故事,故事中两只小老鼠还遇上了来自中国的两只小狮子。也许春节,中国的小读者就见到他们几个啦!

描述现实:中德作家谈叙事方式互当“学生”

中、德两国作家李洱、玛丽昂·波施曼,9月1日在图博会上,就彼此作品的叙事方式、内容等展开对话。这场“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对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德国柏林文学之家(LCB)共同主办。两位作家就彼此作品的叙事方式、叙事内容、文字风格、男女作家的视角差异、都市与乡村题材等话题展开对谈。

玛丽昂·波施曼表示,自己读了《花腔》之后,被这部小说深深吸引。其中采用的叙述技巧非常有吸引力,而且整个作品时间跨度非常大。它表现出来这样一个主题:每个人自己描述出来的现实,都经过自己的想象进行了一定的加工,是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有目的的再加工。

李洱则说,《花腔》和《游弋在暴风雨中》在叙述上有某种相似之处。比如在《花腔》里边故事会中断,插入别的故事和对历史的回忆。而《游弋在暴风雨中》讲述故事的时候,也不断地临时中断,然后插入对环境、街道、别的人物、邻居的一些描述。他说,两部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自己更关心战争和革命题材,血腥的、人性复杂的一面。而波施曼的描述有如静物画,她要显示的是人与人沟通的不可能,以及在不可能中寻找一种新的可能。自己则是写人与人之间陷害,以及在陷阱当中有人在反省此事,然后寻找一种爱。

在随后的环节中,两位作家分别像“学生”一样,就对方作品中自己关心之处发问,并得到了回答。玛丽昂·波施曼表示,自己无法区分《花腔》里面到底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哪些部分是作者自己虚构的创作。李洱回答说,《花腔》首先是一个小说,其中大概有四千字到六千字之间是真的,别都是假的。有两个地方自己不敢虚构。

李洱关心玛丽昂·波施曼更希望自己的作品在国外被哪些人看到?玛丽昂·波施曼回答说,自己在写《游弋在暴风雨中》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过这本书是写给谁看的。写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传达自己的一种认知,可以说这是一个实验性的作品。

阎连科:文学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

8月30日,“生活的真实与文学”中韩作家座谈会在驻韩韩国文化院举行。此次活动旨在就中韩两国的文学创作进行座谈交流。韩国作家李文烈、韩国女性作家金仁淑以及中国作家阎连科参加了此次座谈会。会上,三位作家分别朗诵了其代表作品片段,台下观众亦踊跃上台朗诵韩国作家作品译文。精彩的作品朗诵博得阵阵掌声。

接下来,三位作家就小说创作与阅读等问题回答观众提问,进行了互动交流。就青少年阅读与文学创作问题,来自中国的作家阎连科认为:阅读是要在其中找到快乐,健康快乐地活才是最高境界,文学是要让愉悦的,文学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

